

成为厉槟源

13 年前，我刚来北京，很快就认识了厉槟源。那时，他用锤子砸出“一封情书”，夜晚，他骑摩托从黑桥前往城市中心穿行，脚下安装的菜刀擦出数道长长的火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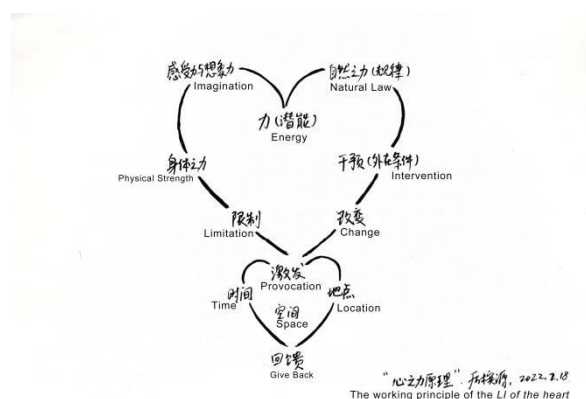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年，在黑桥的一个三岔路口，厉槟源坐在摇晃的椅子上扔出很多鞭炮；抱起烟花朝一条无名的臭水沟喷射绚烂的烟火，并命名为春天。那时，黑桥乱糟糟的，生计也总是一个问题。但厉槟源更在乎表达，“在乎内心的火，大于北京的雪”。

几个月后，他在望京夜奔的视频，在互联网上火爆。他却在成为“明星”和并无改变之间生活，在时代的情绪和自由个体之间徘徊。

即便如此，“北方的现实主义”色彩仍给了厉槟源很多激励，去做别人不做的事情，去实现那些“非常反应”和“莫名需求”。神经的想法，往往有着天然的幽默感。“禽流感”时，他去三里屯牵绳溜鸡；人们在这座快节奏的城市挤地铁时，他在地铁里刷牙洗脸。厉槟源总是能洞察情感中的乏味、无奈、悲剧感的倾向。

2014 年，厉槟源回到故乡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。他在父亲遗留的一块土地上用身体击打、耕种。《自由耕种》成为厉槟源的一个转折点，也开启了一个真正的个人时刻：在此之后，一个关于“厉槟源”的新的命名被激活。2020 年他定居在蓝山，他的锚点也从大时代的北京，回到童年与自然的河流、瀑布、清风、夜火、星辰里，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，对自然与土地的眷恋。

他的情感也在不久的将来，背弃他过去的形式。这种背弃，基于艺术家变化的关切，一次次地上演。某次讲座，厉槟源要讲述自己，于是他写了一个《心之力原理》：



2017 年，厉槟源给我看了一件名为《2cm》的作品，那是在他母亲工厂里完成的，他也第一次向我提起了母亲。三年后，他创作了那件有关父亲、令我潸然泪下的《最后一封信》。父亲与蓝山变成了一种意象，那里有着只属于他的酸甜苦辣：长眠的秘密，生命中深埋的欢喜与故乡的不解之缘。

2018 年，厉槟源在韩国海边的风中扮成一只孤独的海鸟。我想起他之前许多和地点有关作品，在意大利的教堂前随着钟声站立，在一座美术馆的建设中成为工人。这是他工作方法，也造就了独特的风格。像是中国唐代的诗人一样，又像是现代城市的牧羊人，一个“写生”的行为艺术家。

展览的开篇，是厉槟源的两端。一端，我们将看到不同“自画像”的厉槟源：倒立于海面的人，在山颠迎风的人，追踪雪花的人，化作蜜蜂的人，躺在树冠的人，余晖下的人……这些不同状态相互作用、相互拆解，这些不同的瞬间，短暂的像是那时那刻的花火。另一端，是他跨度最长的作品，14 年跨越无数空间，仿佛一条奔腾的河流携带各种经历的热情与困惑，蜿蜒与杂质，直到桥梁的倒塌，成为生命中的长情。

在厉槟源那些如英雄般的形象，或是无聊与空虚的举动里，谁说神话不是空洞？谁说空虚里不包括深刻？谁说李白诗句里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轻舟和万重山之间不是力量悬殊的浪漫？

使我们成为艺术家的，并非是艺术品，而是人的可能性的某一部分。像是泥土只是雕塑的一种材料而已，艺术也从来不是人的本质。

10 天前，讨论展览方案时，我担心 60 多件作品太多，话题过去 1 小时后，厉槟源突然说了句：“一件都不能少”。之后，我突发奇想：“展厅里我就不写学术巴巴的单元文字了，就用你写的，那才是你”。是的，我们十几年的战友，受惠于现实与肉身赏赐的激情，小城青年的野生让我们有了与生俱来的“饥饿感”，接受过知识但从没被规范，见过很多英雄与偶像，但不愿成为任何一个版本……这一天，厉槟源正好 40 岁。

成为厉槟源，便是成为自己，它需要一个特殊的人用不凡的生命去证明。像是毕加索那句名言，我本来想成为一个艺术家，却成为了“毕加索”。同样，当成为厉槟源时，艺术史和过往的经验都不再重要了，它的核心是创造一种关乎人的期许，关乎行为的哲学，“自己”可以成为何种形态的深刻信念。

于是，他只是不断的创造自我：成为一个诗人，保持敏感和诗兴；成为一块石头，任凭冲击与风化，生命本是耗损的过程；成为一个社会观察者，以让自己变得尖锐；成为一个游牧者，在与世界的摩擦中，忘掉经验与规律，让身心在每一个码头灵动；成为一个猎手，观察着人物、地点、故事的一举一动；成为在都市夜晚奔跑的人，在那些不确定的欲望和躁动中，成为由冲动和欲望构成的火花；成为一个行为艺术家，过不一样的生活，以抵抗平庸和乏味。

成为“过程”，成为“不定”，确定和不确定的事情一样多，而答案就在“我不想成为”和“我想要相信”的故事里……

策展人：崔灿灿
2025 年 5 月 17 日